

傅雷全集

20

傅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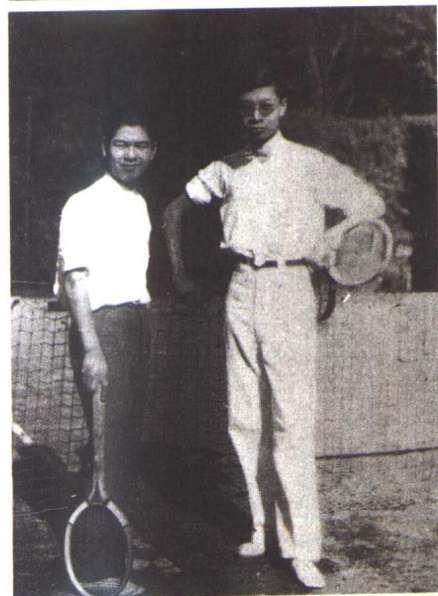
20

傅雷全集



傅雷在法国（一九二九年）

傅雷夫妇与黄宾虹夫妇
在北京黄宾虹宅院前
（一九四八年五月）



傅雷与刘抗在法国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illegible]

(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

言清亮此堂北
 窗東向輝煌及
 更從壁畫中窺
 漢室中書畫皆
 林山水陽
 仙
 大作西南亭
 古亦畫面
 中既清亮
 不出戶牖
 近見乃曰
 先生所遊者
 皆有紅老先生道亭喚坐
 多處甚 墨寶擬之 徐君任亦深 上月妙墨實希而床前有
 字亦自書 一食榻 徐君任亦深 上月妙墨實希而床前有
 玉堂詩 登坐第 內動生 詩中尤健 健端 一海濤陸平 與
 次乃見
 此代徐君一 一種清味 吾中國畫素歸 尚通又 臣默 元中 信傳
 大器之 六幅 發諸 內 似 雲 亦 有 之 龍 解 龍 丈 中 有 華 隱 雲
 六角 一 步 在 巨 擘 又 老 師 畫 小 樓 未 有 人 畫 者 老 中 有 華 隱 雲
 尺 中 仍 有 畫 動 機 畫 地 龍 尺 畫 之 手 在 振 千 萬 言 此
 於 今 日 有 觀 公 所 也 味 味 微 淡 而 故 又 學 之 藝 可 喜 及 著 所 史 年
 出 未 時 授 手 而 鑒 義 作 與 口 俱 快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寶叔老先也。蓮亭十八年前在海東家寄稿
 警款女以未賜領
 最益居限猶怯。古作峨嵋字十餘指指臨
 到美字印象。應云今未嘗有。惟以藏書。蓮
 合感與。不復致主
 先生潘意言見。尤為心折。乃獨為圖古法。特以廣
 楚印。此序近代。出理。乃互相承。不棄。聲
 所。舉。平。端。三人。理。會。更。遠。福。見。世。實。有。主
 晚。于。故。維。友。有。一。端。批。於。外。同。上。時。有。管。見
 皆。以。不。合。時。尚。刻。意。打。稿。十。年。前。在。上。世。美。古
 三年。有。是。易。故。說。于。情。友。無。近。打。磨。也。而。也。蓮。亭
 楚。居。應。臨。世。實。有。主。中。面。紙。紙。外。性。以。給。而。言
 樂。之。欣。登。昔。清。道。四。次
 字。可。獨。出。縮。落。藉。厚。蓮。亭。宗。人。即。目。筆。習。色
 仍。具。獨。書。面。目。特。飲。之。餘。珍。珍。拱。整。矣。本。月
 初。托。崇。實。寄。橫。空。之。款。未。檢。到。一。香。是
 左。左。留。美。之。鼓。振。當。紙。苦。身。何。故。之。潤。寒。之
 力。落。言。之。際。愧。哉
 久。舟。獨。母。女。尤。當。泥。首。稍。緩。招。舟。倩。人。匯。款。到
 百。製。就。古。作。舊。稿。中。字。七。記。蓮。亭。再。檢。賜。之
 更。步
 俾。便。合。併。供。養。不。情。之。託
 長者。得。多。目。落。不。知。底。至。乎。先。與。申。謝。致。虔
 蓮。安
 晚。會。當。怒。庵。指。齋

上海昌雄明，已聚於村四部。

傅雷（后左三）、朱梅馥（前左四）和儿子傅聪（中二）、傅敏（中三）在庐山疗养时，
与庞薰琹（后左一）、宋奇（后左四）、成家和（前左一）等合影。（一九四七年夏）



傅聪和梅紐因在研究莫扎特奏鸣曲，为演出做准备。（一九六三年一月）

第二十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辑傅雷先生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致友人书信二六五通,绝大部分选自残存的原信手稿或副本。其中致黄宾虹夫妇信函一〇一通,选辑于《傅雷书信集》手稿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致傅聪钢琴业师,波兰著名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信函十四通,发现于一九九六年底;致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信函十五通,发现于一九九九年;这两批信均由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译自英文或法文。最新发现的一九三一年在法国写给吴宓先生的短笺以及一九四八年写给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信函二通,也已收录,此外还收录了写于一九五六年致柯灵先生的短简。增补后,致郑效洵先生函有六通,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有三十二通。

所有信函均按致收信人首次写信时间的先后编列,为保持有关内容的连续,个别受信人的编序稍做调整。辑收的信函,除订正文中个别笔误,文字一仍其旧,以存其真。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傅雷先生写给诸如钱锺书杨绛夫妇、庞薰琹等挚友的书简,皆荡然无存,实为憾事。

全部致友人书,除新发现的信函外,均据三联书店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傅雷书简》版本校订排印。

本卷末附有《傅雷年谱》和《傅雷译著年表》。

本 卷 目 录

第二十卷出版说明

书信卷 / 1

附 录

- I. 傅雷年谱 / 331
- II. 傅雷译著年表 / 345

书信卷

目 录

致吴宓 (一通)	5
致舒新城 (一通)	6
致罗曼·罗兰 (二通)	7
致刘抗 (二十二通)	11
致黄宾虹 (一〇一通)	46
致宋若婴 (二通)	145
致耶鲁大学音乐院院长布鲁斯·西蒙兹 (二通) . . .	147
致成家复、朱嘉棣 (一通)	149
致宋奇 (十二通)	151
致宋希 (二通)	173
致柯灵 (一通)	176
致杰维茨基 (十四通)	177
致梅纽因 (十五通)	195
致李广涛 (一通)	215
致夏衍 (五通)	216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十二通)	224
致郑效洵 (六通)	251
致王任叔 (一通)	258
致王任叔、楼适夷 (一通)	259
致楼适夷 (三通)	264
致中国青年社思想修养组 (一通)	269
致人民出版社编务室 (一通)	270
致马叙伦 (一通)	271

致徐伯昕 (一通)	272
致周煦良 (一通)	274
致黄源 (一通)	275
致周扬 (二通)	278
致牛恩德 (三通)	281
致萧芳芳 (一通)	288
致汪己文 (六通)	289
致汪孝文 (九通)	294
致周宗琦 (一通)	304
致罗新璋 (一通)	306
致叶常青、季碧 (一通)	308
致黄苗子 (一通)	310
致成家和 (六通)	311
致成家榴 (一通)	325
致石西民 (一通)	327
致林散之 (一通)	330

附录 I. 傅雷年谱 / 331

II. 傅雷译著年表 / 345

致 吴 宓*

一通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

吴宓先生：

兹有意大利诗人 Sales 君垂询中国诗韵律规则。弟以此道久荒，已甚模糊，不复记忆，可否乞先生将中国旧诗之五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各种诗格之平仄列表示知；又五律七律之平仄格局之变式，亦乞一并见告为感！（如五律等第一句可以平起，亦可以仄起者。）

草此，敬候复音，并预申谢悃，即祝
旅趾多福

弟傅雷

七月一日夜

M. Fou Nou En

40, Grande Rue

Nogent sur Marne (Seine)

* 此系傅雷于一九三一年写给吴宓之短笺，当时吴宓先生正在法国巴黎大学Sorbonne访问。——编者注

致舒新城*

一通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新城先生：

前承不弃，辱书为《新中华》征稿，愧感何似。兹寄呈拙稿《音乐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篇，备刊《新中华》创刊号。万一不用，务祈早日退还原稿为感。草此即颂

著绥

傅雷启上

十二月一日

* 舒新城(一八九二——一九六〇)，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湖南溆浦人。一九三〇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建国后，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辞海编委会主编。

——编者注

致罗曼·罗兰*

第一通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大师座右：

尊作“名人传”三册，现已译竣，祈允予付梓出版为感。此请沉吟迟久，盖因译述未完，迄无把握也。

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已哺育万千青年，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中译已落后手。个中原因，容弟子追述一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

曩者，年方弱冠，极感苦闷，贾舟赴法，迅即笃嗜夏朵勃里昂、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鉴于此番经历，愚曾发愿欲译此三传，期对陷于苦闷中之年轻朋友有所助益，以此等青年在吾国亦为数不少耳。然因种种缘由，至去年十一月方嘱笔，于近期始得完成。

再者，促成此事者，尚有另一想法。先生当知中国人之性气心理，自有传统。吾国历四五千年而未藉任何宗教以为支持，道德之追求，亦异于世界其他民族。孔子倡导中庸，主张克己，强调尊卑，

*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一八六六——一九四四)，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给傅雷此信的复函，载《傅雷全集》第十一卷《托尔斯泰传》卷首作为代序。傅雷致罗曼·罗兰信函二通，均系罗新璋先生据法文去函译回。——编者注

尤宜顺乎天理。老子揭示文明之欺罔，诋斥虚伪尤力。遵循孔子遗训，吾人安于平静、勤俭、欢愉之生活，知足常乐。受老子之影响，贤人智士大率洒脱高蹈，超尘出世。既无强行信奉严紧宗教之事，亦无率然听命于万能上帝之举，盖俱为吾人所不堪忍受者也。

然此黄金时代已成往昔。欧风东渐，时事遂多变化。今日之民众，既不能效法尊奉孔老之先辈，于危险之激情预加防范，亦不能如欧洲狂热之教徒，一旦摆脱羁绊，还我以更伟大、更完善、更纯洁之面目。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

第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示。至于弥盖朗琪罗，以其意志与才力不称，此种悲剧命运于吾人为鲜闻矣。

若托尔斯泰，其不抵抗主义宜乎我辈深长思之。读尊作《托尔斯泰传》之前，愚曾有一幼稚想法，自谓遏止内战之良策，莫过于不纳税不当兵，取兴办实业之法，一举消弭失业与军队。士兵转而做工，收入既丰，人身亦得安全，何乐而不为耶？彼等兵众受人雇佣，仅为糊口而甘冒锋镝，情实堪怜。待将帅手下无部卒，欲作战即请其自赴疆场，庶免无辜送死，岂非“勿以恶抗恶”之不抵抗主义欤？

至于托翁致辜鸿铭函，相似之见解，从一意大利将军处亦曾敬闻。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途次罗马，得缘拜识加维里耶 Caviglia，一八六二——一九四五，早年任驻东京武官，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荣获元帅衔元帅，闻其宏论如下：

现代西方文明已步入崎岖危途，焉能长此以往而不作变计？中国有何效法之必要？值此人间惨祸，欧洲各国创巨痛深，且劫难未已，中国自宜趋避。须知种田耕地，为个人最好之营生。元帅追忆一九〇八年远东之行，认为中国人乃最勤劳、最淡泊、最平和之民族，身体耐力亦强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各种气候，俱能适应，且饮食有节，消费少而出产多。即使加恶于其人，无论在中国本土抑在域外，也从不抵抗，而最后胜利竟属之焉！元帅以菲律宾荷兰东印度公司占区之华侨为例，称虽受不公平法律之压抑与欧洲官员之苛

待，复被本国政府所遗忘，然彼等均能逆来顺受，埋头苦干，就地汲取滋养(该地区之贸易命脉，似均握于华人之手)。元帅作结道：中国人不能，也不必有组织，“无组织”更胜于“有组织”。中国无需发展工业，步近代文明之后尘。体魄与道德方面，但得保存本色，自能脱出困厄。因不抵抗之效用，实胜于诉诸暴力。

加维里耶元帅是否托氏弟子，不得而知，其持论当基于参加欧战之个人观感。元帅直视不肖为中国新一代数典忘祖之代表，其责难之辞使愚思维再三，类乎今日译毕托翁传之掩卷深思欤。

上述想法，杂然牴牾，更兼法文表达欠佳，甚以为歉。区区愿藉此函，以获明教。先生乃当今人类一大巨星；先生所言，犹托翁之于上代人，不啻先知式之预言。

倘蒙赐覆，并允权充代序冠于拙译之前，则欣慰何如。缘此而得时亲教言，更将引为幸事。特先申谢，并请接受一远方弟子之敬意。

傅怒庵顿首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附言：能有幸获赠一帧签名照片否？

第二通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

大师座右：

六月三十日赐书奉悉，不胜感激。尊作“名人三传”，译稿已为商务印书馆接受，该馆系我国最大之出版社，惜乎书待明年方能印就。鄙人已将大札译成中文，同时亦已复制所赠照片，冠于《托尔斯泰传》卷首；特此再致谢意。

先生于英雄主义所作之界说，与鄙意十分契合，足证不肖虽无缘拜识尊颜，实未误解尊意，良可自慰。

近想逐译尊作《昔日音乐家》与《今日音乐家》，因余笃嗜音乐，此其一；再者，真正之中国音乐尚不存在，或说已不存在，故尤应介绍欧洲音乐，以音乐家之人格更重于音乐也。先生上述两部大著，于尚未有切当之听觉，一味注重教化之吾国听众，当大有裨益也。